

《哀悼乳房》

皮囊的話越來越多，活像在體內鬧革命，抗議許多事情。醞釀罷工，要求放假，爭取特別津貼？可是我不知道它想要甚麼，過去不好好和它對話，現在只能聽它的訓話，但問題在，它究竟正在說些甚麼？白血球少了麼？是不是缺乏甚麼維生素或礦物質？人和人的溝通非常困難，和皮囊通話更加不易。部門那麼多，各有投訴，皮囊語言之下，又割分不同的地區言語，骨頭說骨頭的話，肌肉說肌肉的話，神經說神經的話。自從人類建造了通天塔，我們再也難以彼此交談了。

生了腫瘤，皮囊不斷發出求救警號，連我的醫生也沒有收到，我則完全不懂解讀，對於自己的皮囊，我是「語盲」。在學校求學，除了本國的語文，我們常常還兼學外語，這使我們不會成為「單語文盲」；從學校出來，許多人會再專學更多的外語，不外想和更廣闊的世界溝通，明白別人的意思；明白別人，同時也幫助我們認識自己。然而，除了醫生，誰懂得皮囊語言？我常常看小說，英語的小說不一定得看譯本，但義大利，德國及其他國家的小說，不得不考譯本，譯本能夠讓我們了解多少原作的精神面貌？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中的時態，譯文能適當地顯示麼？巴爾加斯略薩的《上尉與勞軍女郎》西班牙原文用的是典雅的書面文字還是街頭巷尾的口語？

打開托馬斯曼的新中譯《魔山》，譯者這麼說：「我曾對照了該書的英譯本和日譯本，發覺譯文中存在不少問題，特別是英譯本，誤譯及漏譯之處屢見不鮮。」近年來，許多人的確指出不少譯本充滿了錯譯，誤譯，漏譯和改譯，既有無意的誤解，也有刻意的簡化以至改寫。看來，要了解多一點原作，只好找更多的譯本對照，希望有人能重譯，或者乾脆自己學多些外語。

但別以為我在尋找一個最終完美的譯本，不是的。書本裡從來就沒有一個既定而垂之永久的「絕對精神」。翻譯就是傳聞，同一文本有多重傳聞的可能，每一個傳聞者都可以說，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」，包法利夫人並不嫌多。至於皮囊語言的譯家，自然是以生物學家，醫生為專業，也許就因此顯得科學些，客觀些吧。可是從整個人類的發展來看，則也是由於經驗和風尚等等不同，而有了歧異的釋讀。我們是在長期不斷的誤讀和重譯裡獲益。我是否可以說，現在或者將來也不可能有唯一，絕對的譯本呢？